

序章 本島人夢得到臺灣獨立嗎？

馬場忠已經醒了。他躺在床鋪上睜著眼睛，聽著涼子在廚房發出輕微的聲響，想著自己不愛涼子。

這意思不是說他對涼子毫無感情，只是，他不覺得自己真正認識涼子，瞭解她真正的樣子、真正的想法。從相親到成婚至今，馬場有印象以來，石田涼子（現在應該叫馬場涼子了）就好像一直都戴著面具。那副面具讓涼子顯得賢淑、乖巧、安靜、認分。

但馬場無法愛上一副面具。

涼子已經快要做好了朝飯，馬場遠遠聞到味噌的味道，從溫暖的被褥中爬出。昭和十三年才剛開始，濕冷的新曆元旦假期已經結束，馬場又得回到他不甚滿意，但抱怨出來卻顯得無病呻吟、不夠知足的工作中。他坐在床鋪上發愣，覺得自己好像還在夢中。

盥洗完畢，馬場剛好聽到涼子對自己喊了一聲：

「馬忠，早飯好囉！」涼子用本島語喊道。

「喂！」馬場放下毛巾，戴起金邊的圓形眼鏡時，用他剛起床的沙啞嗓音回道：「別再叫我馬忠了，被內地人聽到可是會有不少麻煩的！」相較於涼子，馬場用的是日本語回應。

「是、是。」涼子輕笑了幾聲，也改以日本語回應。

涼子常常這樣帶著微笑回應馬場，但馬場也常常覺得那個微笑並非出自真心。他輕咳了一聲，重新正式對涼子道了聲早，在餐桌前坐下。桌上是前一晚剩下的米飯煮成淡粥，配上些許漬物——梅干、醬瓜、榨菜、大根——以及一小盤鹹魚、一小鍋煮出汁加入味噌調出的味噌汁；這個季節，不喝點熱湯再出門，可是會忍受不住那濕冷的天氣的。

兩人安靜地吃著早飯。馬場不時抬頭看向涼子，想察覺任何一點蛛絲馬跡。

「在郡役所工作」聽起來很不錯，但「郡役所給仕」聽起來就不是這麼體面了；馬場在郡役所的工作，得比正常上班時間前更早到，負責開門、開窗通風，準備公務員們的茶水，接著擦拭窗戶、桌椅、門牌，掃除落葉灰塵，並且在上班時間幫助引導前來役所求助的人們；到了下班時間，還得清掃、收集垃圾，最後鎖上側門、後門離開。偶爾，像是去年底，役所汰換舊的辦公用具時，他也得幫忙把老舊的木頭桌椅搬到停在役所前的貨車上，再跟著工人一起將還保有清香的新桌椅扛進役所內；聽從內地公務員指令調整桌椅位置，再趕緊沏茶給辛苦的工人們喝。

據說，在某些比較緊急的時刻，給仕也需要幫忙警察課的大人們工作，不過馬場還沒有遇到過。

要說辛苦的話，薪水倒是挺足夠維持家計的。這段時間累積下來的儲蓄，也能夠讓他買得起八堵驛附近的小房子，前兩年才結為連理的涼子也無須再頻繁地到內地人家中幫傭；雖然同樣是身體勞動，比起大多數本島人，日子應該是相當

輕鬆了。但除了稍微放手，在除夕多花點菜錢讓兩人可以吃一頓好的之外，涼子從不要求什麼。一開始，馬場覺得這是因為涼子是個勤儉持家的好女人，但相處了半年後，他發現不管怎麼問、問什麼，涼子都不需要；到了現在，他反而覺得是不是涼子看不起自己，覺得在役所當給仕不夠體面，而且還是在內地人底下做事。

涼子將湯碗放下時，剛好與馬場對到眼。

「怎麼了？表情這麼難看，早飯不好吃嗎？」她歪著頭，又換回了本島語，露出疑惑的表情看著馬場。

涼子長得既不像本島人，也不像內地人。她的眼睛太大、鼻梁太高，肌膚看起來沒有曬過一點太陽；她的腰身太細、骨架卻太大，烏黑的長髮柔順得過分，好像她每天都有時間跑去美髮院一般。這樣一想，馬場又不禁在心中嘲笑自己；畢竟自己長得也並非英挺俊拔。他的臉型方正，身高卻太矮；身體還算結實，雙眼卻始終無神。今年，馬場就要邁入三十代後半的人生了，兩人結婚至今卻依然沒有小孩，也是令馬場懷疑自己的原因。

「旦那？」見馬場沒有反應，涼子只好用日本語再問了一次。

「啊——」馬場回過神來，收斂起因思考而扭曲的面孔：「沒事沒事。在想工作的事而已。」說罷，索性端起湯碗，藉此遮住自己的醜態。

「工作的事讓你這麼煩心啊？」

馬場想說些什麼搪塞的話，但抬頭看了一眼涼子，稍微鼓起勇氣。

「涼子不喜歡我的工作嗎？」

「嗯？」

馬場不知為何地用了日本語開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或許用非母語來敞開心胸，會讓自己更有安全感吧。涼子稍微露出了一點驚訝的表情，隨即又恢復了微笑。

「嗯……我覺得作為妻子，丈夫的工作沒有喜不喜歡這回事。」

這樣的回答是什麼意思呢？意思是說，如果涼子不是作為妻子的話，才能敞開心胸誠實訴說自己對於馬場工作的厭惡嗎？馬場覺得追問下去也不會獲得明確的答案，也怕講越多錯越多，最後只「嗯」了一聲，就安靜地繼續吃起早飯。涼子多看了一眼馬場，輕笑了兩聲。

□

馬場選了一件有著長尖領的深色洋服來穿，並在西褲褲腰的地方綁上吊帶，確保給仕的繁重工作不會讓他出糗。然而新年剛過，洋服西褲可無法抵禦基隆郡的濕冷天氣；所以馬場還披上了涼子拿到玄關的棉襖、拿起遮蔽風雨的斗笠，看了看掛在牆上的時鐘。還差幾分鐘就到六點了。如果他現在出發，就能在八點前步行到基隆郡役所。但馬場還在猶豫。

「那麼我出門了。」馬場穿好木屐，在家門口與涼子道別；他刻意用了日本語，這樣如果附近剛好有鄰居聽到，就可以確認馬場家是優良的帝國子民。涼子

在門口鞠躬，親切地向他揮手道別。馬場轉身，還在考慮究竟該不該從八堵驛乘列車去役所。

從八堵驛坐列車到基隆驛，可以將馬場的通勤時間減半；但列車的票價雖然不是付不起，每天搭列車通勤卻也過於奢侈了。馬場的想法是：過年過節的，難道不能稍微輕鬆一次嗎？然而，他又選擇在步行通勤的時間點出門，如果這時候跑去坐列車，不會不好意思嗎？

馬場站在家門外猶豫不決。如果要坐列車，他就得左轉走去八堵驛；如果要走路，他就得右轉，跨過基隆河後走上好一段路，花一個半小時走到基隆市。

「忘了什麼東西嗎？」涼子歪著頭疑惑道。

「沒有、沒有……那我走了。」

涼子在身後，馬場突然有種被監視的感覺，決定還是乖乖走路去郡役所比較好。涼子雖然從來不抱怨經濟上的問題，但肯定也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因為一時偷懶就亂花錢吧？這樣的話，還是當個好丈夫，走路去吧！

「啊啦，今天不坐列車去役所嗎？」涼子在馬場右轉之後輕聲脫口而出。馬場有點錯愕地轉頭看向涼子，對方卻已經轉身走向屋內。馬場杵在原地良久，對自己好氣又好笑，許久才認分地繼續往前走。

走上臺北基隆道，經八堵橋跨越基隆河，繼續沿著路往北走，過了丸宮醬油的會社後右轉，踏上日新橋、越過田寮河，於臺灣銀行所在的十字路口右轉，接著只要直直前進，就會到基隆郡役所了。馬場雖然覺得基隆郡的役所設在基隆市有些莫名其妙，但畢竟基隆郡設立在先，十多年前總督府才將基隆街升格為市，郡役所會設置在市內似乎也情有可原了。

會像馬場一樣沿著臺北基隆道走的人不多，尤其還是在這樣的清晨。然而，不久馬場就看到一名皮膚黝黑的女子從反方向走來——用「走來」可能過於修飾了；女子的行走姿勢怪異，彷彿還不太理解怎麼走路似的，希望走得更快些，雙腳卻不聽使喚。她在道路上歪歪斜斜，馬場試圖避開她的行徑路線，誰知道一個踉蹌，女子正好往馬場閃避的方向拐去，兩人直接撞成一團。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馬場趕緊說道。但那女子只是看著馬場，眼神中帶著驚訝與疑惑，接著便又逕自離去。

馬場自討沒趣，站在原地看著女子走遠，才又繼續往前走。

這個時間點，附近田地上已經可以看到勤奮的農人下田做工，而打算坐列車上班的人們則尚未出門。馬場走在路上，聽著遠處的農人吆喝、勞動的聲響；在他的記憶中，他曾一度嚮往自己成為擁有自己田地的農家，透過倚靠體力、勞力來過活的工作餬口，但他最後仍然選擇了較為輕鬆的環境。老實說，役所的工作也是需要體力的，只是或許耗損更多的，並非生理，而是心理上的成本。

馬場喜歡像這樣，在通勤的路上思考各種事物。

即便是這樣濕冷的冬季，走上好一段路，還是開始令馬場的額頭冒出汗水。他將手伸進西褲口袋中，拿出涼子準備的手絹，邊走邊擦了擦濕潤的額頭。雖然如此，比起夏天，馬場覺得自己還是喜歡冬天多一些；濕冷的天氣令人難受，卻

總比夏天在蚊蟲紛擾的景況下徒步走在這鄉間道路上要來得好多了。

在馬場的記憶中，涼子曾有一回跟他一起步行上班；或許就是在那之後，馬場開始覺得涼子看不起自己的工作？大概是去年夏天的時候吧，涼子說她想要去役所跟照顧丈夫的長官們送禮道謝。馬場覺得有些尷尬，起初還試圖勸阻涼子；畢竟，哪有誰在照顧他呢？都是他在照顧其他人啊！本島的低階公務員可能還好些，雖然他們也一樣喜歡使喚馬場，顯得自己高人一等，但再高也高不過內地公務員吧？內地公務員當然就更過分了，時常批評嘲笑馬場的辦事效率不說，偶爾還喜歡製造些難題讓馬場去處理，好像怕他工作太悠閒一樣。在役所內，馬場從準備茶水、收發公文、協助民眾，到便所整潔、垃圾處理、地板與門窗清潔全部包辦——雖然給仕不是只有馬場一人，不過這樣的工作還需要涼子去跟長官同事「道謝」嗎？

然而涼子終究還是跟他一起出發了。一路上，涼子似乎說了不少鄰里最近發生的事，馬場卻因為緊張與預期中的尷尬而心不在焉，直到涼子輕輕捏了一下馬場的臂膀，他才回過神來。

「這麼不希望我去郡役所嗎？」

「啊，不……也不是不希望妳拋頭露面之類的顧忌，只是我在役所的工作……你也知道，我只是個給仕，只怕妳去了役所，內地公務員也不會給妳好臉色吧？」

「原來如此。」

涼子不再講話，但仍堅持與馬場一同走去役所。馬場雖然怕涼子看到自己在職場上難堪的樣子，卻也為涼子的堅持感動。

結果，那天涼子在役所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內地公務員對她甚至可以說是畢恭畢敬；郡守甚至還親自沏茶給涼子喝。涼子帶來的明月堂和菓子也受到同僚的喜愛，在午茶時間受到熱烈討論。涼子在與馬場共進午餐之後離開，此前甚至還跟馬場一起進行了部分工作——清掃役所門前的落葉、備好公務員們泡茶需要的熱水，然後擦拭內外每一扇窗戶與窗檯——臨走前，甚至有內地公務員出來送行；依舊帶著微笑的涼子向他們微微欠身，接著才離開郡役所。

馬場仍然不明白當時涼子為什麼執意要看看他的職場；但他仍然記得，當時幾名內地人看著涼子的眼神，以及他們看著自己的眼神。

丸宮醬油的招牌越來越清晰，離郡役所大約還有三分之一的路程。馬場一邊擦著汗一邊想著，一個多小時的路程畢竟不短，如果這時候能有台自動車代步就好了；自動車比列車方便，不需要沿著鐵軌前進，或許有閒的時候也能載著涼子去遠一點的地方遊山玩水——嗯？自動車？當然不是；不是那種橡膠車輪、鐵皮，引擎吵雜安全性又不佳的自動二輪車。馬場想的，是不需要輪子、裝設四組旋翼、車尾裝設小型渦輪引擎，車身以流線造型設計的自動飛行車。輕量化的合金外殼，不僅能讓自動車輕易飛上天空，甚至能承載兩名標準體重的乘客。這樣的自動飛行車，他老早就想要了。如果能夠客製化為本田的六缸式FD-3000引擎，搭配台碳CRP-X碳纖維強化聚合物旋翼的話，那可就是頂尖的個人飛行器了。

真好啊，真想買一台啊……但自動飛行車到底是什麼？不要緊，這段想法已經很快在馬場的腦海中遭抹去。他在走過丸宮醬油會社後右轉，繼續沿著路走，朝日新橋的方向前進。

下了日新橋後，馬場在臺灣銀行基隆支行的路口右轉，接下來只要繼續往前走，就可以到基隆郡役所了。說起來，即便給仕是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能在役所工作，還是挺不錯的。當初父母聽到他要在役所任職，都高興得不得了，根本也沒聽到他說的工作內容。親戚中雖然有少數人不喜歡他「為日本政府做事」，但大多數都為他感到驕傲。那是當然，都已經被日本統治那麼多年了，哪還有可能改變什麼呢？這陣子，政府也開始鼓勵內地人平等對待本島人，要求改姓，大概也是為了讓原本不是日本人的本島人，與日本有更多聯繫的緣故吧？這樣想來，改姓好像就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事情了。平等是得來不易的，努力爭取了這麼多年，如今終於逐漸開花結果，如果還有本島人想滋事的話，那不止是跟日本政府過不去，也是跟期望和平、期望平等的本島人過不去了。

不過，馬場是怎麼得到役所給仕的工作的呢？馬場突然產生出這樣的疑問。在他的記憶中，他卒業那年……卒業……從哪裡卒業啊？麻省第三理工學院？帝國大學工學部？東京工大？不對不對……日新尋常小學校？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更不可能了，那可是日本學生專用的小學校……我不是日本學生？但我是日本人……我不是？那就是基隆公學校了；公學校卒業之後呢？帝國大學？臺灣大學？我……

馬場的腦袋突然停止運轉。就好像腦海中傳來一聲「喀噠」般，所有的麵包屑、餅乾屑就都消失了，馬場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但他不需要回家，他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基隆郡役所就在馬場的右前方了。馬場拿出岳父送的懷錶——離八點還有十三分鐘。馬場加快腳步。

□

役所大門無時無刻保持著敞開，因為基隆郡警察署就在役所廳舍的一樓，二樓才是其他役所公務員上班的地方。馬場決定今天直接從大門走進去——之前曾發生過因為值班的大人心情不好，看到給仕從大門進出就對他們訓斥的事情；但馬場相信新年早早，不會有人想觸自己霉頭。

馬場走進役所，發現是神田比馬場先到後，鬆了口氣。

「神田，早安！」在家門之外，馬場早已知道不論何時都要使用日本語；即使對象是原本姓蔡的本島人。

「啊，早安，馬場先生。」總是怯怯懦懦的神田，已經養成了不管看到本島人還是內地人，都一副同樣怯懦的樣子。馬場或許也是因為這樣，所以役所中最喜歡跟他待在一起；這樣的話，至少可以讓自己感覺不是活在最底層。

「柴夠嗎？我再去拿一點？」在冬季，給仕到了役所的第一要務就是生火爐。這樣濕冷的天氣，火爐有火室內才足夠溫暖；但就算在炙熱的夏天，雜工也得用

火爐的火燒些開水，來幫公務員們泡茶。馬場看到火爐的火光依然微弱，所以這樣問了神田。

「啊……啊，好，麻煩你了。」神田看了一下火爐，又看了一下馬場，才趕緊回答馬場，還向他欠了個身，接著就繼續依序去打開役所其他上鎖的門窗。

馬場步出役所，往一旁堆放木柴的地方走去。他翻起防止受潮的帆布，撿起幾塊乾燥、沒有被露水、雨水浸濕的木柴，再度走回役所。這時，最後一名給仕到了。

「早安，中村先生。」馬場先打了招呼。

「唉呀，是馬場啊！我該不會是最晚到的吧？哈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役所三個給仕裡，舊姓李的中村是年紀最大的；從頭頂光禿的程度與鬍渣的色澤，馬場推測他大概已經要五十歲了。雖然年紀較長，中村卻不是最可靠的先輩；工作時常偷懶不說，偶爾還會把失誤推給馬場與神田。在公務員面前一副油腔滑調的樣子，也讓馬場看得很不順眼。他一走進役所，就先趕緊跑到火爐前取暖。

「這火不夠暖啊！馬場，快點快點，快點把木柴拿來！」

中村一把將馬場手上的木柴搶過來，丟進火爐中；馬場只能愣在原地。就在這時，兩名內地公務員剛好走了進來。

「啣？馬場，你只顧著取暖，不給我們泡個茶嗎？」其中一人對馬場說道。

也不知道中村是不是算好時機才這樣做的，馬場只能認分地提起水壺。

從七堵庄基隆水道貯水池、經由基隆水道過來的水泡起茶來甘甜味，馬場在家中也時常跟涼子一起泡茶。役所的茶葉通常是中村出外勤買來的；雖然出外勤大多是為了偷懶，但買回來的茶葉，中村可不敢馬虎。石碇堡的茶葉品質倒也穩定，泡出來的包種茶香近似花香，不管是本島還是內地的公務員都很喜歡。

離役所開放時間還有十多分鐘，陸續到來的公務員們紛紛圍到「中村生好火」的火爐旁取暖，喝著熱茶閒話家常。

「話說，你們聽過最近在傳的『未定論』嗎？」馬場一面忙著拿抹布擦拭門扉、窗戶，一面偷聽著馬場的直屬上司，財務係的橫山公務員說話。

「啊啦，該不會是那個危言聳聽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吧？」回應的是庶務係的增田公務員。

「沒錯。」橫山肯定道：「這種論調認為，清國割讓台灣給大日本帝國的時候，其實本來並沒有權力能夠割讓全島喔！」

「為什麼？」文書係的渡邊公務員提出疑問。

「因為，實際上當時的清國並未統治台灣東部。」橫山的語調充滿陰謀論，把其他內地公務員逗得笑出聲來。

「不過，無論如何，帝國在領有台灣初期，的確遭遇很多反抗吧？不管是在東部還是西部——」教育係的松井忍不住提出自己的看法：「到了現在，的確都是天皇陛下的領土，沒有人可以質疑！」

松井的聲音越講越大聲，幾個人順勢往馬場這邊看了一眼。這一眼的目的不

是想確認馬場沒有聽見；正好相反，他們就是要看看馬場聽見了沒，以及聽見之後的反應如何。

馬場剛好擦完門扉底部，站起身來，對這些內地公務員頷首示意。

「當然是這樣沒錯。」橫山接著松井的高論繼續說道：「不過我想說的，是『台灣地位未定論』從一開始就不成立喔！」

幾個公務員發出驚嘆，其他人則冷靜地等待橫山把話說清楚。

「日本啊，在四百年前就開始領有台灣啦！」橫山語氣堅定，不帶一絲玩笑的語氣，讓現場鴉雀無聲。

「元和二年的時候——」橫山接著說明：「德川將軍因為台灣蕃民不願朝貢，命村山等安遣軍攻台……」

「等等，這我知道。」插嘴的是同樣任職教育係的篠田：「但村山等安不是派了自己的兒子村山秋安領軍，結果船團卻在前來台灣時遭遇颱風，無功而返嗎？」

「說是『無功而返』，可能太輕描淡寫了。村山秋安的十三艘船，三艘飄到越南、七艘轉而攻擊金門、澎湖等地；只有三艘抵達『高砂國』北部。」

十三，真是不吉利的數字啊！馬場默默在心裡想道。

「這三艘抵達台灣的船艦，其中一艘船的所有船員都被蕃人殺死；另外兩艘則是先逃到福建，然後才黯然返回日本。」

「這跟『台灣地位未定論』有什麼關係？」松井忍不住打斷橫山，語氣不太開心，還順勢看了馬場一眼——現在可是教育本島人的好時機，講這些失敗的過往有什麼意思？

「歷史上沒有明說的是——」橫山撇了松井一眼，繼續說下去：「三艘飄到越南的船中，包含了村山秋安的旗艦。不知道愛子早已飄到越南的村山等安，二度派遣船團航向台灣，想要在台灣找到村山秋安。這其中除了親情因素外，當然還有幕府的壓力在；當時德川將軍希望能夠在這座島上建立貿易的中繼站，不再透過葡萄牙人經手絲綢貿易。」

橫山頓了一下，喝了口茶緩緩喉嚨。其他幾個圍在火爐邊的內地公務員面面相覷。

「由村山等安率領的船團安穩地到達了台灣，登陸的地方就在基隆附近。他們擊退了跑來騷擾的蕃人，成功在沿岸一代建立了貿易中繼站。可惜好景不常啊……」

「接下來就是荷蘭人到台灣了吧？」接話的，是似乎對本島歷史相當熟悉的篠田。

「這樣算下來，也不能說那時候德川幕府有成功統治台灣啊？」松井依然對橫山的論述不夠滿意。

「寬永三年，西班牙人發現三貂角，而後攻擊村山建立的貿易中繼站，並在中繼站的基礎上建造了聖薩爾瓦多城。後來，佔領南台灣的荷蘭人趕走了北台灣的西班牙人，實質上控制了台灣西半邊——這之後，是誰趕走了荷蘭人啊？」

「不就是鄭成功嗎？」篠田答道。

「那鄭成功是在哪裡出生的呢？他是哪裡人呢？」

圍在火爐前的公務員發出幾聲驚呼。幾個人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其他人則小聲說著「原來如此」、「這麼理所當然的事我竟然沒想到」之類的話語。

橫山做出結論道：「**整體而言，日本是第一個在台灣建立據點的政府；此後也長時間由日本人統治，直到清國攻佔了本島。那麼今天我們拿回自己的統治權，不也相當合理嗎？**」

「說得好！」松井附和道；看來他已經完全接受了橫山的說法，其他幾個人也點頭如搗蒜，甚至笑著拍起手來。

「**馬場，需要幫忙嗎？**」趁著眾人還在享受某種勝利的愉悅感，橫山突然捧著茶杯走向馬場。

「**誒？哈哈……不用不用，這是我分內的工作。**」突如其來的示好讓馬場措手不及。

「**不用客氣，大家都是日本人，天皇之下一概平等；職業也不分貴賤，有需要幫忙就直說。**」橫山對馬場點了點頭，轉身回去跟他的內地同事又聊起天來。

馬場站在原地，內心五味雜陳。

□

擦完了門窗玻璃，馬場接著開始確認役所廳舍內每間係室的垃圾桶是否已經在前一晚清除乾淨。他拿著大桶子，沿著走道一個係室一個係室地巡察。果然，才走到警察課的保安衛生係，就發現一張辦公桌旁的垃圾桶中塞滿了廢紙。馬場不自覺地向四周張望，確定沒人後，才暗暗猜想：昨天負責善後的給仕是中村吧？

他將廢紙倒進手中的大桶中，繼續走向下一個係室。在保安衛生係之前，警務係已經確認過了；接下來的司法係也沒有遺留下垃圾。整個警察課巡過一遍後，馬場還得去二樓的庶務課那邊一一檢查文書係、庶務係、土木係、教育係、勸業係與財務係各室的整潔。走進庶務係室時，馬場又發現了廢紙；他將廢紙倒進大桶中，接著在準備轉身離開係室時，看到須江郡守的身影從門口匆匆經過。

才剛過完年不久，郡守就現身在廳舍內，已經有點離奇了；何況一大早就進郡役所辦公，那更是難得一見了。須江剛剛成為郡守，大概也是有點新官上任的心態吧？馬場這樣想著，收拾好垃圾，繼續往土木係室走去。

土木係、教育係、勸業係，最後是財務係。郡役所庶務課的財務係除了管理稅收、會計與公共物品的出納、保管外，也負責役所廳舍的管理；其中當然也包含給仕的聘任以及監督，是馬場的直屬單位。不過，役所的三名給仕當然不會在財務係室內有位置、有桌椅可以坐；給仕本來也不太可能有空間可以坐下來休息才是，馬場又想起了松井的態度。

清潔完畢，馬場步出財務係室，不經意地往二樓長廊的右邊看去，注意到盡頭有一扇門半開著。那扇門，是馬場被再三告誡，不可進入的門。馬場躡手躡腳往半開的門扉靠近。

他往門內望去，發現室內昏暗，卻有無數的小光點閃爍著，大多都散發著白光，也有一些紅光、綠光在不同的角落中明滅不定。光影中，有個人背對著門口，戴著一個金屬色澤的罩子，在室內隆隆的聲響中自言自語。馬場看了許久才確定那人就是須江郡守。

「是、是……都在掌握中。記憶體中殘留的……對，都清乾淨了……不會再發生……有臭蟲？沒……沒問題、沒問題……」

室內有著某些機械運轉的聲音，蓋過了郡守的部分話語。馬場沒聽過這樣的隆隆聲——不像蒸汽機那般吵雜，然而那若有似無的低鳴聲卻讓他倍感不適，好像有某種看不見卻聽得到的能量，在那些閃爍的光影中流竄。

「總裁不會失望……一定成功……一定……至少八……不，九成……米國人員？是、是……啊，上海……原來如此……」

郡守似乎在跟看不見的對象說話，但馬場沒有看到他拿著電話話筒，就只是兩手空空地戴著金屬頭罩而已。

「運作一切正常……團隊對兩百年前的台灣……對，的確很……是，就照原訂計畫……叫馬場……我瞭解……」

隱約中，馬場聽到自己的名字，嚇了一跳。他不知道為何剛成為郡守的須江要跟別人談論起只是個役所給仕的自己，帶著畏懼地往後退了一步，因此撞到了在他身後的某人，差點叫出聲來。

「你在幹嘛啊，馬場？」

馬場定睛一看，才確認了身後的人原來是中村，一方面覺得「還好是中村」，一方面卻又感到「怎麼就正好是中村」。

「這……這門不知道為什麼開著。」馬場試圖穩定情緒，小聲對中村說道：「郡守在裡面，不知道在做什麼。」

中村露出笑容，看著馬場輕聲說道：「緊張到本島語都自動冒出來啦？」語畢，索性也湊上前想看看門內到底有什麼。張望了好一陣子，表情卻越來越困惑。馬場看著中村，自己也困惑起來，也跟著重新看向室內。

須江郡守依然戴著金屬罩子，對著空氣點頭哈腰，四周的機械上的光點依舊名滅不定。

「你沒看到嗎？」馬場咬著牙，壓低聲音問中村。

「我什麼都看不出來。」中村若無其事地答道。

馬場驚訝不已，看著中村帶著些許困惑的表情，不明白到底是自己發了神經，還是中村腦袋出了問題。他冷靜下來，拉著中村遠離該處，回到財務係室的門口。

「好，你什麼都沒看到，我也什麼都沒看到。什麼事都沒發生，可以嗎？」

「什麼可以不可以……就沒東西啊？」中村笑了出來。

「嗯，好，沒東西，對。」馬場露出滿意的笑容，拿著裝垃圾的大桶往樓下走去，將一面笑著一面顯露困惑的中村丟在原地。

下了樓，沿著走廊前進，在保安衛生係室向右轉後直直走，就會來到役所廳舍側門。這個側門是役所人員專用的，平民百姓若要洽公，只有正門可以進出；

出了側門，繼續往廳舍後方走，污物箱就置放在近處。

馬場將桶子裡的垃圾倒進污物箱中。通常，他總會在此時想起自己下班前還得清理污物箱，從而導致心情低落；但現在，他的腦海中盡是須江郡守的詭異行徑與那間神秘的禁室。

基隆郡役所準時在八點對外開放，聚集在一樓火爐處的公務員們已經四散，前往自己的係室，開始一天的工作。神田將剛燒好的水倒入茶壺中，準備將泡好的茶送到各個係室內；馬場清理完垃圾、把手洗乾淨後，在役所大門前向今天負責站崗的大人欠身示意，也開始指引前來洽公的民眾。

□

國民精神總動員推行至今不滿半年，已經有不少本島人自告奮勇地向政府請求改日本姓，以表示對大日本帝國的忠心；當然，因為總督府並未強制改姓，絕大部分的本島群眾依然維持漢姓，但本島公務員、役所給仕作為政府與民間的橋樑，私底下便被要求盡快申請並辦理改姓。中村是最早改姓的給仕，隨後馬場與神田也在這樣半強迫性的機關風氣中，於去年底改姓。事實上，從去年底馬場等人改姓後，一小波本島人改姓的風潮也的確開始出現。過年前，陸續有本島人前來役所申請改姓；如今新年剛過，這股風潮似乎仍未停止，一整天下來，馬場遇到好幾個前來改姓的本島民眾。

相較於平時的繁忙，新年後的第一個工作天，其實來訪的平民不多。在彼此無言的一個上午後，馬場終於在下午休息時間結束後，試著與站崗的大人攀談。然而幾句往來，馬場很快認知到這位大人跟其他很多大人一樣，是看不起本島人的那種內地人；所以他趕緊結束了話題，在指引一名前來洽公的民眾前往勸業係室後，選擇站到役所大門比較裡面的地方，離對方遠一點。

傍晚六點一到，馬場準時離開大門前——但這可不是給仕下班的時間。公務員們魚貫走出大門，馬場與神田則必須一起清理各係室的垃圾、將用過的茶杯、茶壺清洗乾淨，最後鎖緊役所上下樓層的每個窗戶、側門與後門，才能最後離開郡役所廳舍。中村？中村早已不見蹤影了。

剛離開役所，不巧就下起了綿綿細雨；馬場將拿在手上的斗笠戴起，毅然決定搭乘列車回家。沿著過來的路走回日新橋對岸，然後在旭橋通右轉，直直走便可以看到視線右前方的基隆驛。驛站四周的街燈在細雨中閃爍著光芒，映照著巴洛克站體的紅色磚牆，顯得淒美而危險。

馬場趕上了即將發車的一班車次，在上車前，還特地在月台上多甩了幾下斗笠，免得雨水造成其他乘客不必要的困擾。

馬場記得有人說過，雨是來自天上的眼淚。但是這樣的話，雨還能被稱為雨嗎？雨不就變成了眼淚嗎？那麼人要怎麼分辨雨跟淚呢？基隆實在太常下雨，這是不是代表了基隆有什麼問題，惹得上天一直哭泣呢？

或者，這是不是代表了我有什麼問題，使得我的天空不斷下雨呢？

從住家處走到郡役所要一個小時半左右，而從基隆驛到八堵驛只要不到半個

小時；這就是時代的進步。馬場想，如果時代還會更進步的話，有沒有直接從家裡跨過個門檻就能到達郡役所的作法？或者，有沒有坐在家裡椅子上就能工作的辦法？

列車減速產生的作用力讓馬場從內心獨白中回到現實，他步出車廂、離開月台，在驛站大門前戴上斗笠，左轉之後步行五分鐘回到住家。

即便只是給仕，但拜役所工作之賜，馬場家還是比其他本島人提早了獲得了申請用電的資格；他在家門前看著屋內透出的光亮，反而開始覺得其實是自己看不起自己的工作，又想把這樣的心態嫁禍給涼子，才會對她產生這樣的質疑與困惑。馬場嘆了口氣，甩乾斗笠才踏進家門。

「我回來了！」味噌汁的香味在門口就能聞到；馬場將斗笠掛在玄關的掛勾上，對著屋內喊道。

「歡迎回來！」涼子在廚房回道；馬場聽到廚具的碰撞聲，接著就看到涼子踩著碎步來到玄關前。

「今天回來比較早呢。」

「嗯，在下雨，我坐列車回來的。」

「好的。先吃飯吧？」

「嗯。」

馬場把棉襖脫下來交給涼子，用涼子準備好的擦腳巾擦乾腳上的雨水與污物，緩緩走進房內。餐桌上有香氣逼人的鹽烤鰯魚、清炒高麗菜，以及如常的清粥、味噌汁。馬場輕輕一吁——畢竟白米飯不是每天都能吃的，過了年，把米煮成粥還是節省些。

「廚房裡還有石花凍，吃完米粥我再拿出來。」好像看穿了馬場的心思般，涼子在他身後微笑道。

「我開動了。」兩人坐定位後，馬場與涼子一同輕聲道。這個儀式他們到了去年底才慢慢習慣，這樣日後如果馬場有機會在外用餐，也能像個堂堂正正的日本人一樣，不至於落人口實。涼子沒有反對，但作為交換，她要馬場用餐時聊聊白天在役所的趣事，不要每次對工作的事都不發一言。

馬場想說，跟妳說的話，又能如何呢？妳也無法幫我解決問題啊！但他還是照做了。

「今天在役所看到了須江郡守呢！」

「是嗎？」

「對啊，新年上工第一天，真沒想到會在役所看到他。而且……他今天很奇怪。」

「奇怪？」涼子的筷子停了下來，抬頭看著馬場。

「他在役所一個平常禁止使用的房間內，對著空氣講話。」

涼子把筷子放下，馬場發現她平時掛在嘴上的微笑稍微收斂了一些。

「你在那個房間看到他了？但……你不是說那個房間平時禁止使用嗎？」

「郡守大概很急吧？急得連門都忘了關好。不過，那真是個奇怪的房間……」

涼子皺了下眉頭，但很快又恢復了微笑，問道：

「真有趣，房間裡有什麼？」

「有很多沒聽過的聲音跟光點——」馬場吃了口粥，才又繼續說道：「郡守還戴著一個金屬罩子。」

「該不會是什麼宗教儀式吧？」涼子笑道。

「不會吧……在役所裡面進行宗教儀式嗎？太詭異，也太危險了吧……」

「呵呵！到底是在做什麼呢？」

「其實也不關我的事，就只是碰巧看到而已。」

「嗯，還是別想太多吧！」

涼子再度把筷子拿起來，夾了一口高麗菜到碗中。馬場看著涼子，對著面具聳了聳肩。

「對了，還記得之前跟妳說過的那個橫山先生嗎？」

「財務係的主管吧？」

「他今天一早剛到郡役所，就聊起了『台灣地位未定論』。」

「那是什麼？」

「我沒有很懂……好像是說，當初清國沒有權力割讓臺灣給日本的樣子。」馬場喝了口味噌汁。

「啊……因為當時清國的版圖沒有擴張到臺灣東部吧？」

「你很清楚嘛……但橫山說這是不成立的。」

「為什麼？」涼子問道，同時用筷子剝起盤子裡的一塊魚肉。

「嗯……好像因為鄭成功是日本人。」

「鄭成功是日本人？」

「我不知道，是橫山說的。好像他是在日本出生的吧？」

「喔，對啊，他母親也是日本人。」

「那橫山應該沒說錯吧……」

「原來如此。因為鄭成功是日本人，所以鄭成功統治的時候，臺灣就是日本的領土；反而是清國入侵佔領了日本的國土……這些內地人真會詭辯呢！」涼子用筷子輕輕攪拌著碗中的米粥，碗中的熱氣冉冉上升。

「喂，你小聲點……」馬場不自覺地把頭低下來，張望著窗外是否剛好有人經過。

「你覺得鄭成功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嗎？」涼子把視線從碗裡移開，看著馬場問道。

「嗯？」馬場也看向涼子。「呃……我覺得，鄭成功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吧。」

涼子的面具呢？

「我也覺得他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所以，橫山的說法，難道不是用現代的身分認同去收編了過往的國族判定嗎？」

「可能吧。」

「……你不生氣嗎？」

「生氣？嗯……內地人要怎麼想就隨他們想吧。」

涼子眼中第一次閃耀著光芒。

「你想想，以後本島人的小孩在學校讀書，課本裡寫著『臺灣自古以來就是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你想要的未來嗎？」

馬場夾了點高麗菜放到碗中，沉默不語。

「『我島』……」涼子緩緩開口。

「嗯？」

「『我島誠為地球上之寶庫，而我等乃生為其主人翁』。」

「什麼意思？」

「『我等絕不能悠悠閒閒，終作立於無能力者之地位也。台灣乃帝國之台灣，同時亦為我等台灣人之台灣』。這是蔡培火十七年前寫的文章。」

「涼子……原來這麼討厭日本人啊？」

「我……」

涼子銳利的眼神突然緩和了下來。馬場在她的眼中看到光影輪轉，似乎屋內也要下起雨來。

「我不討厭日本人，但我們是臺灣人。不論總督府怎麼殘害我們，臺灣人都不會變成日本人。」

馬場看著涼子，有點訝異，但隨即不自覺地露出笑容。

「我好像……嗯，我好像第一次，真的認識妳了。」

「別開玩笑，我很認真的。」涼子用手擦了擦眼角。

「我也很認真喔。涼子，結婚之後到現在，老實說我一直覺得妳好像離我很遠；今天我覺得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妳。」

涼子捧著臉，有點不知所措。

「真是的……」涼子再度露出了微笑；不知道為什麼馬場很喜歡這個笑容。

「吃飯吧。」馬場說。

今天晚上的心情與今天早上很不一樣，馬場覺得他有機會愛上涼子。至於臺灣是不是臺灣人的臺灣，馬場不知道——他甚至連臺灣人要怎麼定義，都不確定。